



王勇英《禾花》：

弱者的勇气

□刘秀娟



“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让儿童文学界重新认识了王勇英，丰饶茂盛的乡村图景、独特深厚的客家文化、细腻深切的记忆，带给读者一个新鲜的世界，也让我们对王勇英的创作充满期待，期待她从这深厚的生活里开掘出一条新路。王勇英不负众望，从“弄泥的童年风景”到《巫师的传人》《青礁》，再到新作《禾花》，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坚实而广阔的文学道路，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坚实而广阔的文学道路，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坚实而广阔的文学道路。

《禾花》在王勇英关于“大车”的系列作品中，是一个新的题材。一个哑巴、一个瞎婆、一个跛脚、一个疯子、两个孩子所构成的家庭，穷困和疾病的“基因”顽固地代代传递。虽然禾花和弟弟谷米都是健康的孩子，却要时时顶着“总有一天要疯”的谶语，生活在无边无

际的困窘与恐惧之中，被孤立，被嘲笑，无论如何努力，甚至刻意讨好，小小的姐弟俩也泅渡不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紧张。他们惟一的力量，就是残缺不全的亲情，尤其是奶奶豆婆，她强大的生命力、乐观的生活态度、倔强的精神成为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却又始终没有坍塌的支柱，是体力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在极度的困厄中，豆婆以超人的坚韧、苦干、乐观和智慧，让这个家活了下来，使这个在外人眼里已经不能称其为“家”的家庭，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欢喜。姐弟俩和豆婆一起给新生的小鸭子剪毛的温馨与欢乐，谷米坐在墙头荡着脚丫的宁静，一点小小的收成带来的喜悦，都是这个家微弱的光亮，是他们继续抗争下去的希望。

王勇英着力要探索和传达的，是弱者身上的生命强力。只有身处乡村，才能理解禾花奶奶对于家族延续的信仰。困顿如此，她还要为跛脚的儿子娶亲，短暂的幸福最终葬送了这对天生不幸的新人。新媳妇三停的悲剧如此惨烈，她的生命那么短暂，但是却像阳光一样照耀了这个家庭，带来了馨香的气息。哪怕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也无法接纳一个天生病残的孩子，三停决绝地走出家门的身影，她的哥哥站在村头送她离去的目光，悲凉而无奈。当普通人慨叹生活的艰难时，对豆婆一家来说，活着就是最高法则，是要拼尽全力去争夺的权利。这样一个家庭，坚定地走向田地去劳作的场景，在暴雨中晾起一绳绳红萝卜的场景，是豆婆与老天的一场“豪赌”，她赌自己的意志、耐力，那是绝望中的人惟一跳动的精神之火，她知道，如果大雨浇灭了这点精神的火光，这个家庭就陷入了永远的黑暗。

禾花在豆婆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延续着豆婆身上那股“神秘的力量”，成为这个家庭新的支撑。禾花是豆婆这棵老树上绽出的新芽，她向着豆婆的坚强和能干生长，向着土地和粮

食的朴素生长，但是，她的内心又跳动着这个时代的少女特有的渴望，那么卑微那么鲜活。她努力去讨好小伙伴，以改变自己被孤立、被排斥的处境，对同龄人亲密关系的看重是这个年纪的少女所特有的心思；她和婶婶三停的“秘密”，包含着一个小少女对另一个少女的理解，在这个家里，这份理解只能是禾花给予；父亲瘫痪痴呆之后，她希望“一辈里必然出一个阿唱”的诅咒落到自己身上，提前训练弟弟的生存能力，一个少女来准备“后事”的决然与无力感，交织着绝望与希望。这部小说特别可贵的地方，就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呈现，对人物精神力量的挖掘，它展示出人们在苦难中强大的“自救”力量。

但是，作者也意识到，要斩断禾花一家的“魔咒”，单靠自救的力量是不够的。小说的开头，就有一束光照耀进来——文安校长专门来禾花家动员她上学，而且是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禾花和谷米自懂事以来，家里一直没有来过客人，甚至陌生人。刚才老师的到来，终于让他们品尝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欢喜。”但是，作者并没有让禾花走进学校。这束光亮明明灭灭，一直到小说的最后。每个村庄，都会有一两家被上天厌弃的人家，他们的不幸一代代地承续，以外人无法理解的卑微与坚韧，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些家庭没有一点抵抗风险的能力，靠家庭内部的自我奋斗已经难以突围。改变命运的外力来自哪里？如果是传奇小说，那就是偶然的好运。但在直面现实的作品中，作家需要提供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支撑。王勇英选择了“扶贫”，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贫困地区而言，这是合乎现实的矛盾解决办法。但是，作家并没有因此就让这个家庭安然无忧。小小年纪就历经磨难的禾花，在这个家稍微得到喘息的时候，她的选择是走进学校，接受教育。从实现的需要而言，教育是中国农民人生突围的最佳选择，从个人的成长而言，教育也

是一个乡村的孩子体会人生、开阔精神的最佳途径。

这部新作很好地处理了“变”与“不变”的关系。它既是大车故事的延伸，在人物关系、地理空间上保持了一致性，是对王勇英“大车文学”的继续丰富。同时，在时间上，它又体现出了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塑造新的人物，讲述新的故事，展现出乡村生活新的横切面——相对于以往那些独特的大车故事，禾花一家的生活，看似极端，却是中国乡村长久以来一种普遍的存在。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家庭，几乎每个乡村孩子的童年，都有这样一个“阿唱”的存在，他们走到哪里，孩子们就聚拢到哪里，起哄、耍笑、捉弄。这些疯疯癫癫是孩子们取笑的对象，也是玩伴，又略微带着一点惧怕……现在想来，各式各样的疯癫，有遗传的因素，有后天的悲剧，但是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他们的家庭如何承受这种生活，少有人关注。王勇英选择一个极端的家庭、极端的弱者，不回避矛盾，不刻意美化或者丑化人性，显示出她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对乡村现实的关怀。

小说的背景定位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眼下的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延续性，它不是在忧伤中追忆永远逝去的生活，而是直面现实、直面乡村苦难的诘问与思考。小说所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正在打开的世界。小说最后，那个从镇上飘来的气球，是降临到禾花生活中的惊喜，它有随意性，也有必然性。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表达，它有着孩子才能感受的渴望与惊喜，却又带着模糊的暗示：禾花一直坚信好运是气球带来的，这不是偶然的胡乱联系，而是对开放的世界、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正在惠及这个家庭的隐喻性表达。这种开放性，给予禾花一家生活的希冀，给王勇英笔下的故乡“大车”带来生机与活力，也给王勇英的创作带来一种广阔的现实性。

■新书快递



《故宫猫：无论你是谁，都应该成为自己的王》 大明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德弟是景山公园里一只流浪猫，为了满足老猫K的遗愿，和一只花栗鼠冒险进入故宫，开始了一系列冒险行动，并由这掀开故宫里一群猫的神秘生活。故宫是舞台，这一群可爱的猫们上演了跌宕起伏的精彩戏码，展现了他们独特的思想和睿智眼光，使得全书充满强大的阅读吸引力。



《沉睡的爱》 汪玥含 著 新蕾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沉睡的爱》是汪玥含创作的一本儿童成长小说，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这个故事延续了其作品的一贯风格，她像一位“心理医生”一样，冷静而耐心地追寻、揣摩和探究儿童所面临的棘手的问题，对少男少女最细微的心理悸动，做了细腻和精准的刻画。

■短评

别让苦难之外只剩同情

——韩青辰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苦难叙事

□周堃汐 王 渺

我们总说童年是无忧的，但苦难无处不在，当孩子落入一个苦难的世界，我们需要教给孩子怎样在面对苦难时保持一份优雅与从容，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共识。韩青辰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同样走的是一条“苦难”之路，她敏感地捕捉到了承受着创伤的脆弱儿童内心世界，用温情的笔调描绘出了这些富有灵魂深度且极具热情的孩子形象。

韩青辰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承受着苦难的特殊儿童形象，他们或身体有缺陷，或家庭不幸，亦或因一些外力受人排挤：“黑鼻子”被顾老师“一把揪住了他的黑鼻子，像揪一只毫无廉耻的死狗，充满嫌弃、厌恶与轻蔑”；整个王园子的人一起污蔑哑巴偷手表，将哑巴家翻了个底朝天；患有羊癫疯的“王筛子”被整个村庄的孩子与大人孤立；生活幸福美满的阿玉家因为妈妈差点被村支书侵犯而遭人口舌……这些“不被理解和不被尊重的孤独的孩子”的自尊被周围世界的世故与冷漠摧毁。作家将这些特殊孩子所受到的歧视、孤立以及欺凌清清楚楚地摆在读者的面前。平等友爱的互帮互助根本不敢奢望，同伴的孩子们使用各种手段尽情嘲弄这些孩子的痛楚，使得特殊孩子群体在肉体之外，心灵也承受着更大的折磨。孩子的苦难往往与成人的不幸相依而存，通过儿童视角，作家也将现实世界的苦难、人存在的本质困境带入了儿童文学，王园子的观念落后，警察群体的负荷超载，底层群体的生存辛劳——在儿童世界里上演。

阅读这些儿童的苦难，我们被唤醒的不应该仅仅只是同情，更需要的是深刻的反思与警醒：特殊儿童的脆弱心灵之外，健康孩子的心理也迫切需要正确的引导。他们身上暴露出的种种阴暗面都来自对成人社会的模仿，作为成人的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如果连成人对待残疾孩子也采取的是歧视、嘲讽的态度，儿童世界里必将满目尽是欺凌，又何谈爱与平等。《小证人》中冬青是惟一目睹“王筛子之死”现场的证人，作为成人的白支书，让冬青作证的时候掩饰真实细节反而弄巧成拙，事后还怪罪这样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正是成人的不明事理带来了孩子的跟风模仿，王园子的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嘲讽戏弄着冬青，将她的书包扔进垃圾桶，称她为“叛徒”，种种行为都带着成人世界的功利与世故。

当快乐原则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儿童作家开始书写苦难，面对广阔儿童文学市场，难免有些作家仅仅以赚取读者的同情心为目的的一味的渲染苦难，甚至超出了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并声称这是一种培养儿童审美情感的方式，显然，这样的苦难叙事夸大了其效用而流于泛滥，儿童文学更需要关注的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在痛苦过后能够带给孩子什么。

韩青辰的儿童文学创作就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虽然注重苦难主题的创作，但阅读她的作品读者从不会涕泪俱下，而只有淡淡的忧伤飘过心尖，更多的时候，作家更愿意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一些生活中真实而哀伤的瞬间，她清楚地认识到苦难是情节线索而非全部主题。《水自无言》中哑巴受不了村里人的怀疑和污蔑选择了自杀，“河面无声无息，优雅地吐纳着水雾。漫漶的水雾苍苍茫茫的，接连连地的升腾开去。哑巴由衷地看见了那个美丽无声的世界，那里的人和他一样，那里没有冷漠没有怀疑没有歧视——他很懂懂地往其中走去，河水被激荡出一片喧哗，隐约感动着哑巴。”没有鲜血淋漓的残酷痛苦景象，并不需要一味渲染苦难赚取泪水，作家将自杀隐藏在描写之后，更注重给儿童读者带来情感体验与共鸣，充分体现了作家对儿童心灵及情感需要的尊重，以儿童可接受的方式来续写苦难，更显示了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与担当。

但可惜的是，包括韩青辰在内的许多优秀作家在苦难叙事的故事背后，并没有提出有力的解决之道。“哑巴”受不了怀疑与歧视而自杀，带着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伤痛归于虚无；“黑鼻子”因忍受不了嘲笑而离家出走，戏剧性的成了“救人英雄”而得以整容去掉鼻子上的黑斑；《我们之间》庞剑红选择了出走，金金带着埋怨转了学。无论是惨痛的还是看似欢喜的结局，这些形形色色的孩子们始终没有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的挫折，自杀、出走，按成人的要求去做，都不是儿童与世界、与苦难抵抗的方式，更多的是潦草的妥协。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儿童文学中流露出的无奈，他们在作品中提醒大人们儿童的心灵世界急需关注与关怀，可是又有多少大人会读儿童文学呢？



《黑猫历险记》【捷】约瑟夫·拉达 著 刘星灿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有一只很特别的小黑猫，它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个大人似的，穿着衣服和鞋子！它很淘气，曾经带着摩托车狂飙回家；它也很有正义感，会教训欺负别人的小淘气鬼。它很懂事，知道帮奶奶买东西，替生病的主人去上课……可就是这样一只大家都喜欢的正直、善良、可爱的小黑猫，有一天却离家出走了。



《狼洞之夜》【美】劳伦·沃克 著 杰杰 译 接力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接力国际大奖儿童文学书系”展现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历史文化，让孩子跳出一时一地的时空局限，了解多元文化，从而扩大孩子视野，让孩子从世界了解中国、自己和其他人，从历史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孩子思考自己如何在这个世界中把握自己，关注人类共同的研究课题，培养跨文化的研究精神，成为世界公民。

■纪念

在黯淡的浓雾中也要寻找美

怀念谢璞老师 □高巧林

3月7日，春雨霏霏，乍暖还寒。

午睡后，我习惯地打开手机屏幕。没料，第一眼看到的竟是才推送到《小溪流》杂志社微博上的噩耗——3月6日14时23分，湖南作家、《小溪流》杂志前任主编谢璞因病逝世。

我猛然一震！眼前一片模糊。良久，我对着亮晶晶的手机屏幕愣愣着，眼帘湿润润的，默默地凝神谢老师的音容笑貌，幽幽地回想起谢老师曾经给我写信，对我鼓励的难忘情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走上了儿童文学学习之路，然而近乎全然不知，什么叫儿童文学？儿童文学都应该写些什么？怎样写？往哪里投稿？

一次，我试着把一篇题为《母狗》的短篇小说投给《小溪流》杂志。20来天后，我喜出望外地收到来自《小溪流》杂志社的一封信。淡黄色信封，朴素而醒目。上手一捏，感觉里边的信纸薄薄的，不像是退稿。欣欣然打开一看，竟是时任《小溪流》主编的谢璞老师给我的亲笔信。

我激动得无法形容。

谢老师不只是杂志主编，更是才情横溢、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他的散文《珍珠赋》我拜读过，其文风古朴精美，构思新颖独到，立意厚重深刻，后收入由国家教育部审定的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文科教材，深受全国青少年读者喜爱。他居然怀揣一颗关心青年作者的赤诚之心，给我这样一位无名的业余作者写信，岂不令人感激！

我记忆犹新，那是一张白底蓝印小方格信纸。但谢老师一行行云流水般的钢笔字并没有拘泥于小方格，率性、灵动。信中的大致内容是：《母狗》已经三审通过，拟刊用；接着，谢老师赞扬我说，《母狗》写得不错，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思想“我”很赞同；最后，谢老师还满怀希望地鼓励我，说我是成大器的。

我禁不住心跳怦然。不久，我回了谢老师的信。信中除了感谢，还信誓旦旦地表态，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

随后几年，我一直隐隐感觉到，当我在业余文学创作之路上磕磕绊绊前行时，总有一双温情而严厉的眼睛在看着我，给我压力，也给我动力。其间，我又断断续续向《小溪流》投了几次稿，又几次跟谢老师鸿雁往来。

1989年冬天，谢老师特意寄给我一本散发着



墨新香、签上他大名的中短篇小说集——《美妙的夜空》。我爱不释手，从中读到谢老师作品中质朴生动诗意灵魂的语言、丰满睿智慈悲温暖的思想和美妙夜空一般的艺术境界。

1994年春天，我出版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集——《变色泪》。拿到样书后，我首先想到给谢老师寄去一本，请他指教。书寄出不过一个月，谢老师就回信了。一则，对我出书一事表示祝贺；再则，非常坦诚在说了他对书中作品的批评意见——书中作品童年乡村生活记忆和当下校园生活故事两大类，他都读了，但他更喜欢前者，理由是，写乡村生活记忆类的作品有着扎实的生活基础，真切动人，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无疑，谢老师是在替我“号脉”，为我指点今后的写作方向。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跟谢老师的联系越来越少。

直到进入新世纪后的某一天，我带着淡淡的思念之情，心血来潮，去网上搜索谢老师的名字。结果很顺利，搜到了谢老师的文学博客。

博客如其人。朴素、谦和、文气、温馨。其中贴着文学前辈严文井对谢璞的评价——“你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作家，你有自己的主张，于是在黯淡的浓雾中你也寻找美，而且总是渲染出一些彩色，有的鲜艳，有的淡雅，但都令人信服。”也挂上一段谢老师送给朋友们的祝福语：“祝福朋友们心灵的原野鲜花怒放，祝愿朋友们们的生活像春天一样的美丽。谨致以亲切的敬礼！”

一度，我会经常打开谢老师的博客，拜读他的精彩篇章，了解他的信息。这就好比，站在离他很远又很近的地方，一次次地欣赏他，拜读他，一次次地虚拟出跟他见面的情景。

只可惜，随着时间的逝去，谢老师博客上的内容始终疏于更新。我常常暗自担心，谢老师年事已高，不知他健康状况如何？我也曾想过，什么时候真凑个机会，去湖南拜望一下从未谋面的谢老师。

哪料，谢老师已然驾鹤仙去。谢老师，您一路走好！